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東莞陳　建　輯　西湖　高汝栻　訂

高欣臨
鳳羽　校

正德削平
中原盜賊
發兵平蜀
盜賊前兵
平江西盜

癸酉正德八年春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征勦盜賊。江西姚源洞賊作亂擢右參政吳廷舉往撫之為賊所留刼以威不為動每日賊內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議賊左右之有謀勇者誘而賄之使執其酋因敗以為功爲廷舉廣西蒼梧人剛介有為先為廣東參議劾奏太監觸怒劉瑾逮係詔獄枷號垂死瑾死宥歸。江西官軍進討姚源賊賊衆散走徽

中制兵至南京上三告之兵無一足特爲

州、衢州等處胙華林、瑪瑙賊、皆平、移師姚源賊、闘殺兵至頗懼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欵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滅絕、取來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巢寨奔突四出、陷饒越信衢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

五月達賊入掠大同、渾源、靈丘、繁峙等處

瓊山西太原人

六月擢戶部右侍郞王瓊爲戶部尚書、○江西姚源賊走徽衢者、皆爲官軍所擒獲、總制陳金等奏立東鄉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召邊將江彬等入京師、彬蔚州衛指揮僉事、有機械、嘗貸衛人劉老銀入抵

孝廉二字
惟茂烈當
之無愧色

負劉賓亡賴後彬騎過劉門劉過立街中彬下騎與揖令僕牽騎與劉且謝曰以此償息錢遂步歸甚以爲愧後隨遊擊許泰討趙燧諸賊爲賊矢貫左耳鏃能取箭不能取鏃尋有職京營值武皇閱武小教場問名及彬問彬鏃貫耳故彬對以其由 上呼至御座前親爲取鏃應手出且曰汝乞侍我因重賂錢寧引入豹房彬驍勇狡險猾忍不可測復機警善趣人意侍 上左右時出奸謀蠱惑 上心陞左都督賜國姓爲義兒○賜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辭不允茂烈尋卒詔表其坊曰孝廉○立皇莊五處曰昌平州樓子村皇莊曰靜海縣衛

河兩岸皇莊曰青縣孫兒莊皇莊曰安州騎馬廟皇莊曰清苑縣閻莊社皇莊○以義子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寧本內臣家人錢寧有寵於 上賜以國姓時寧不知何方人少孤鬻中貴人錢能家爲養子遂冒姓錢生而警敏巧媚異常兒能顧變之時鎮浙携以往俾主侍應賓客而鎮守倘盧洪者由入能門下傾兒異其相因大賂遺金帛曰苟富貴無相忘寧懇謝曰君侯幸厚奴既爾何愧之也洪曰不也若不見衛將軍者侯乎寧曰以重錢氏而舍中貴人能以拯恩家人寧得受錦衣百戶 上時從諸中貴人微服縱射游儼自稱朱壽者張

公于事恭寧始終焉承成見　上於豹房爲極梨走馬
手搏諸戲　上大悅絕愛幸之賜國姓命爲義子俄進
指揮使領衛事詔獄緹騎刺姦悉隸屬焉凡所從幸
南海西苑網魚兎射狐豕手搏猛獸出上谷西之雲中寧
塞直抵延綏徑虜庭而後歸寧又進錢承安亦賜姓甯
至右都督寧遷爲左都督使事如故遂大煽威權所
願指諸司毋不惴惴承奉恐後而或意間向背者輒取
中旨行之而盧洪亦用寧力進參將鎮金齒嘗故勘殺
平人二假其戚及奪民居財產爲計事發寧以屬御史
居龍龍不承抵洪罪寧憾之甚未有以中也寧故綠巾

禁中始欲去大璫欲事

貴人進乎中貴人則易之寧見陽爲恭謹叩頭稱死罪

上嘗怒中貴人張永欲殺之皇太后爲請不能得

賓客居間屬寧寧曰吾乃能得之頃諸公居常何愈肉

我耳乃婉轉爲上解永果免中貴人則改事事寧矣

甲戌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灾吏部尚書楊一

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

謂不宜創梵宇於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於禁地其

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剴切時不能行

禁中佛堂釋毀累朝來有至正德中近習張銳張雄

錢寧等並導上建佛殿有苑宋引番僧出入禁中

上始微行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四川賊麻六兒等悉

平之澤爲總制號令嚴明賞罰公信先平劇賊麻六兒喻思俸次征內江賂松祥虎討崇慶州范藩羣盜悉平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太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爲考試官取霍韜等四百人

三月廷試賜唐臯黃初蔡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宸濠貪殘僭侈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飾先是天順間寧府以栽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屯田護衛復革能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完爲兵部尚書宸濠書曰全卿爲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

全卿、完字也、遂遺完書與謀、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於　上、近習張悅張寧錢寧輩及內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因賢之婿司鉞、以通於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爲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復護衛、皆載金器銀寶藏於臧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於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遞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疏下

閣擬旨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傅到閣諸公不敢動勞廷和越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啓業寧王既復護衛益横驕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不聽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先是請復寧王護衛出諸近幸意票旨出於楊廷和宏以讀卷不預知既而旨出宏言納重賄許護衛者何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以爲宏嗾之乃共謀譖宏於 上勒令致仕命與誥勅禮部尚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公道何在

官多則民擾十羊九牧自古戒之甘肅既有巡撫有總制又有經畧何爲也哉

八月北虜入寇大同宣府等處。八月朔日有食之。
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畧哈密先是土
魯番王速檀滿速兒旣遣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尋遣
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池金印在我與我段一
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
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鄧璋巡撫甘肅都御史
趙鑑以土魯番書聞乞照先年差張海故事差官往經
畧時彭澤在四川征盜適平兵部遂奏差澤往總督經
畧戶部侍郎馮清總督軍餉命澤徵召三邊人馬外遏
番夷內逐逆賊仍勑諭速檀滿速兒并火者他只丁令

彭澤亦無奇謀伐賊而徒以利啗夫利啗祇一分升省任之矣恐勅命之意不然

其猷還哈密城印將忠順王拜牙郎送回本城居守時給事中王竑御史張鵬各上言治病者有藥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甘肅諸路既有鄭瑄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不聽澤至甘肅召集兵馬適土魯番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復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以爲番夷可以利啗遣通事火信馬驥齎段幣二千銀酒器一副同哈密衛都督寫亦虎仙往土魯番贖取哈密城印○江西右布政使鄭岳坐事爲民提學副使李夢陽落職閒住時寧王宸濠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爲按察使毎事執法沮之遂致怨恨劉瑾誅夢陽復起用宸濠

以廖陽有文名慕之舞以求托詩文交懽焉既而廖陽
與巡按御史江萬實因事相訐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
會勘岳因與廖陽言語相激廖陽通謀宸濠遂執岳跟
隨門子拷掠逼供無名贓私若干奏差大理卿燕忠勘
問岳因為民廖陽以士行有虧冠帶閒住後宸濠誅廖
陽以交通繫獄禁錮終身

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時給事中王君昂以選法不公劾之章下議貶謫君昂一清持之上責自劾而保君昂不聽謫君昂休寧縣丞君昂不避權貴楊公能受善納諫天下兩賢之

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

全同一代具才真秋交戰董習惜乎孫義理以養心幾兩大優惜哉

嚴案嗣非誤故而設

後之當事者勿輕議改折

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

弘治以前。沿邊糧倒告絕。其故由於掌錢穀者。以糧草改徵折色。往往恣意那移侵扣。遂致倉場空虛。○一遇有警。即請發內帑。此可憂之大者。今惟照舊徵解折色。以備不虞。糧芻既足。氣自百倍矣。

乙亥正德十年春。大學士楊廷和丁憂去位。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與機務

漢相俱由郡守。宋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閭閻之疾苦。與人情之練達也。我朝若薛瑄入閣。由御史。李賢入閣。由主事。皆為一時名臣。今楊一清。亦由巡撫入閣。是誠立賢無方。善能通變者也。

四月。調兵部尚書陸完為吏部尚書。○調戶部尚書王瓊為兵部尚書。○慶陽伯夏儒卒。

國朝禮遇戚氏。雖極貴寵。而例不治事。有躐爵病民未始不裁抑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

[illegible]

法制雖嚴尚循守有度則存乎其人、、

此舉大失天朝之重繫中國之體況從虜乃贖城印終不可得乎存狀羽以諸夏而賂戎狄致金幣之奉首俯居下其策難施君子不能無憾矣

其令名。若慶陽以敝房之親。榮被寵封。列於五等。然能循禮長法。子姓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庭肅然。不失爲賢矣。

閏四月。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先是澤於二月。初旬遣通使火信等齎段幣往土魯番取贖城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縱。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時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速檀滿速兒王畏威悔

古之良吏久任顯之漢世郡吏者不長子孫乎今官吏數遷雷䆮求遷有

禍巳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撫等官各加恩典遂取譯回京○上好養畫眉每日遣使至光祿索子鵞頭數十作畫眉食光祿寺少卿楊瑋言今天下民窮財盡何處討許多子鵞頭大加裁損　上怒命中涓詰責令瑋自來回話瑋穿白布襴跪午門外遂傳旨降二級謫瀘州知州○戶科給事中黃重上言邇來法制屢變天下司府州縣官員到任未久往往陞擢其職又因別項事故去往不常夫久於其職賢者責其成功不肖者難以掩其罪狀令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年月未久何由積事程功況舊者去而新者代送舊迎新費出小

小[illegible]江有心誠法甚者廵撫亦稠矣此前史所未見

民緣絕海書弊生奸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地方不寧民生不安皆日於時不能行○文安縣一日河水忽僵立風色甚寒凍結為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流賊過縣鄉民走入柱穴中避之賴以保全○秋北虜大入固原平凉等處殺掠而去○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劾奏朱寧嘱鈔害人尋乞致仕時朱寧黷貨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永言今四方盜賊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為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為 陛下言之則已斂之財必入朱寧之手

方良承此臘足落權奸之胆守當不可怨此一舉

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動搖　陛下寧不為之寒心乎臣推朱寧竊權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隨時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在喪心何乃為此負恩之賊伏乞　陛下割偏愛之私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效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如不以臣言為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黷貨天下肆無厭之求出於尋常所不料者　陛下於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頗懼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人敢摘

者劾良永亟攻之寧恨之不置良永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

方良永字壽卿福建莆田人性至孝登仕所至以廉介稱初爲河南僉事以不肯謁劉瑾勒致仕瑾誅復起累今官以劾永寧侯致仕嘉靖更化廷臣交薦良永以母年踰八十力乞終養嗣後起爲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刑部尚書皆以終養辭

九月降刑部主事陳能曹春等時昌國公張鶴齡延齡皆慈壽皇太后弟也以恩澤侯自先朝憑借寵靈頗肆驕横正德中日者曹祖有子曹鼎爲延齡奴因以星命得幸鼎嘗語同輩馬景等謂其父傳六甲六丁神術能役鬼兵景等信之祖益神其言後祖父子不相能每私

世寧仁和人

聯結判若大線索

忿晋而景等亦厭祖譖於延齡逐之祖忿怒抉奏延齡與其子𣸣及景等陰謀不軌詔逮祖下刑部獄以景等下錦衣獄𣸣等下東廠獄時都督錢寧掌衛事太監張銳督東廠皆覬望不爾治會有旨將集多官廷鞫祖聞自悔恨仰藥死當時亦以祖暴死爲疑其提獄主事陳能懲鳳主事曹春司獄王子明皆得罪延齡尋餽錢寧張銳各五百金尋獄遂以解○參議前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寧戍遼東瀋陽衛時寧王宸濠蓄志不軌誘聚天下亡命日夜謀爲變威脅守宰賄結權貴覬以遂私在位者皆畏忌覬望世寧憂之上疏發其奸遣威望重臣

假以便宜以消隙寢邪於未形勅王自治其國勿干撓有司於是宸濠恨其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世寧已遷福建按察使過家宸濠又屬其黨御史潘鵬并捜捕其家世寧乃潛行赴京投繫部獄繫再經冬榜掠備至幾瀕死御史徐文華等咸頌其冤乃得減死謫戍遼東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丙子正德十一年正月陞南京鴻臚卿王守仁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安南國王黎賙爲其臣陳嵩所弑無子國人推立其兄子黎譓管國事改年號光

黎賙乃黎利[illegible]

國僭四世，復爲莫所弒

紹，陳暠子，陳杲，占據諒山府等處，稱王，僭年號天應，

二月，青平衛車枕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背、阿革坎[illegible]

稱王，據香爐山爲巢穴，糾合苗衆焚劫居民，蔓及興隆、

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

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

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負

固不聽撫，事聞。上下璽書命文盛勦之，別勅湖廣巡

撫都御史秦金、總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四川

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參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潘

勲、指揮余大倫各監統諸將進，轉砲木寨，伏兵討擒賊。

首阿革進擒羅礒察擒賊阿義阿黎

按貴州地既塞險阻林菁蒙密易藪匿爲魁諸苗性驚悍嗜殺又守臣或肆科擾猾民多並緣爲姦利故諸苗輒相煽爲亂

三月內旨起牧閑任將官馬昂爲右都督科道呂經張淮等極諫皆不報

昂以有孕女弟獻于 上善騎射解胡樂達鼐 上甚幸之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犬璫皆呼昂爲舅又賜第太平門東 上嘗從數騎過飲既醉有所召昂忤旨 上大怒昂謝病歸女弟始疏

四月時江彬與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家兵諸邊將遂皆有寵於 上彬尤近狎用事邊卒縱橫驕悍民苦其侵暴焉 上乃於西內練兵時令彬等

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或時為角觝之戲　上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於禁中、彬等日狎昵、　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親搏虎為樂、又提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彬寧等皆賜姓朱氏、江彬與張忠、盧明、泰用、錢寧等優人臧賢、表裏弄權、為奸利、諸司章疏、多阻格不上、然諸奸寵皆出彬下、彬等時導　上出宮禁遊獵近郊、群臣屢諫不聽、

七月少師、太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謚文正、國朝百五十年、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蓋自東陽始、先是東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劉瑾欲害一清、東陽力救

宋朝惟范仲淹司馬光謚文正我朝亦未嘗聞以予人

之、一清深德焉、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靳、費就問之、東陽以諡為憂、一清等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諡文正者、請以諡公可乎。東陽即起、於床上頓首曰、荷、荷、諸公矣、

陳建謂李西涯之在內閣、貪位戀祿、媚附權奸、脂韋浮沉、貽譏伴食、不正莫甚焉、乃首得諡為文正、啟於黨援之私矣、如天下後世公論何、然劉瑾誅、費朝臣優與大獄、東陽多所挽回、則陰受其庇而不知也

加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內閣楊一清致仕、○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守將芮寧禦之、敗沒、初、

成化數十年來西陲以治寇叛印爲一方皆大吟害於懸可比數外出關中五千餘里上禾者撫之以逆求撫臣抚之以陪當其不解其何故也

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斬貴亦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於鑑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俟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鑑廵撫甘肅昆爲人尤庸劣任情蕭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輕狂寡謀印來以襍幣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滿剌歹思遣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令其送忠順王還哈密督賚西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於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時出爲撫處厚加賞賜被其愚弄猶模稜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是復何面目立於天地間是不能進亦

納貢之使占據乘變之師已振外小虎貴焉萬莫能亂其狀矜且增一禍胎何無遠慮者比

恩馬因等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剌火者等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唆速壇滿速兒滿速兒又差斬巴思等來肅州遺番書云我幾差人去爲和好徒監責打如箭射而不得透九疇以斬巴思等奸細往唆滿速兒領兵到沙州牙木蘭來瓜州假斬巴思不還遂直犯肅州總兵官史鏞欲自甘州領兵來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赴肅州急九疇令遊擊將軍芮寧參將蔣存禮出兵禦之番兵衆甚銳芮寧全軍敗沒蔣存禮幾不免攻破砦堡殺掠人民甚慘

一清英拔士類網羅本錄羽檄考午猷置邪合神等

冬十月兵科給事中毛憲疏詆內閣楊一清不報先是一清在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嘗因災異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宮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弊政日滋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清乃謝病乞致仕給驛傳而歸值江以家焉

丁丑正德十二年正月　上獵南海子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靳貴少詹事顧清爲考試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舒芬倫以訓崔桐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瓊少保尋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瓊善結權幸故遷兵部

紀山東掖縣人鰲峯別號山人

不二年三進公孤踰年復進太師

四月大學士靳貴罷先是辛未春貴主考會試言事者詆其家人受賄鬻題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稱愈復出與會試益致羣疑於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寺朱寧所營建也窮極壯麗乃邀　上幸焉○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恭預機務

五月擢吏部侍郎毛澄爲禮部尚書

六月左都御史彭澤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並除名土魯番之侵肅州也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惶懼恐啓

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會至之際驅逐出城夷衆擾亂都督失拜烟答者進貢自京回九疇疑其為變捶撻獄繫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番皆於賊退後捶死斬巴思等皆以為奸細捶死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亦以為奸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不行勸沮及先年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匀惹邊患與失拜烟答皆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澤大懼密謀於內閣梁儲事未下兵部傳旨差大臣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備言於吏兵二部日須彭濟物一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縫

奏討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内寧之敗廵按甘肅
御史王允暨兵科都給事中汪玹錫等劾奏李昆等負
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
之威兵部請勑切責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是奏
差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廵按御史趙春勘覈事大
學士毛紀山東人李昆之姻家黃臣亦山東人春出毛
紀門下貪祿徇私黃臣至甘肅趙春奏言李昆有功無
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黃臣至與趙
春勘問依憑李昆陳九疇原案回奏一無異詞兵部以
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疏聞乞令法司按實擬罪毛

源固一府剛提數爲之才然亂陞以留究不能稱職

紀與大學士蔣冕同年力庇李昆票旨令兵部會多官
議吏部侍郎王鴻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爲門隷知府
段堅蘭州人彭澤鄉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習舉子業
入學應試遂中解元後出仕因堅以識澤爲刎頸交至
是會議鴻儒托禮部尚書毛澄戶部尚書石玠承望內
閣風旨以爲大夫出使於外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
今事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
貽後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多
是兵部而無一人爲李昆庇者奏上澤罷免爲民李昆
陳九疇等提付刑部問侍郎金獻民署印淹滯半年不

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回始問成會多官於午門前覆審彭澤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叚疋後又許増添失信致啓邊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喪師皆無異詞時楊廷和丁憂方解職蔣冕毛紀票旨澤已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爲民黄臣趙春調外任

正德間都御史彭澤嘗與言官論朱寧愈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於大司馬王瓊瓊以語寧且曰爲君致彼來私察之於是匿寧屏後澤過瓊瓊激怒之澤復大罵寧由是啣之

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浜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遜廷和居巳上

新寧札不直言顯諫而托辭倖主匪有納約自牖其妙將移之祀於不肯而務其擬非求之方且罕

嘉靖初言官聯疏劾大學士梁公儲假宸濠護衛兵請下獄正其罪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勿論宸濠衛兵事出也人曰是公大罪案何可勿論公終不辯劾者稍不已久之始知與宸濠衛兵者公亦實石齋楊公廷和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於焉故不得誣移之他君子曰是時礼戊夫處焉未有不怫然嗷且辯逐其罪於楊公也公惟引罪連三疏乞致其仕無片言自辯可謂難能也已愚謂梁文康處楊石齋二事皆近厚號曰厚翁斯名稱情矣

部許益秦藩封壤既而不行將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幸官者張忠輩皆受其賂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不可聽許 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䢺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私念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

六[illegible]

梁儲几奏悟主有回天之力

貽後處執不革制則件　帝意怒厚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將覺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于是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高皇帝若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愼之毋忽　上覽制駭曰若是共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遊獵邊將江彬

輩導之也彬導　上出宮遊戲　上乃微服從德勝門出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及度居庸關幸宣府因駐蹕江彬宣府人欲挾　上自恣始誘為西北之行既幸宣府遂營建鎮國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索其婦女於是富民厚賂彬以求免　上於立春日迎春彬備諸戲劇又飾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毬車既載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上視之大笑以為樂自是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大學士楊廷和等累疏請回鑾以安衆心且言居庸關外臨邊境北虜不時出沒為寇正統

使皆將無此二警上戒未必藉而乃知天心仁愛

來年英宗皇帝誤爲姦臣欺蔽妄言親征遂致駕陷虜庭往事未遠可爲明鑒不聽

九月 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獮天而氷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韃賊以衆數萬圍陽和轉掠應州 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尋引去○冬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疏乞懸除奸惡以安宗社大畧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憸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道非或遊衍馳驅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

言言可恨

又幸昌平等處游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　陛下出居庸關既歸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將來幾何不蹈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

十二月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而還○帝還京封左都督江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冒應州功也○陞山東按察司僉事許逵爲江西按察司副使○巡撫南贛汀漳僉都御史王守仁請提

督軍務許之是時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刼掠焚官府篡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諷與賊通曲護賊又江西南昌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以工詩善書素與宸濠交惟宸濠因以其子爲儀賓及安福舉人劉養正倜儻談道學矯情不仕頗曉天文兵法讖諱宸濠賓致濠信之王守仁初見宸濠舉宴時士實在坐宸濠言上政事缺失外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復曰有湯武便有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於是守仁微知宸濠有逆意矣乃上疏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遣

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宜行事亦防濠也

兵部尚書王瓊爲地方急務奏准允給與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守仁隨機撫勦以故濠反守仁倉卒得以督率諸兵討賊

戊寅正德十三年正月郊祀畢　上復出關遊幸

二月二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諡太行太后曰孝貞純皇后○江西橫水賊謝志山等捕負賊藍天鳳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檄知府邢珣伍文定等率兵分道進討平之

四月朔　上以大行太后梓宫將祔葬親詣天壽山祭

此疏毛紀筆也可謂痛切論卒果有宸濠之變儒徵正指此爲旨

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末旬　上還京

六月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　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勑廷和等上言詔旨一出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邇者　皇上時出巡遊人不親致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爲此萬

所持甚正。所行甚大。宗社關係。祖制因緣。

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名。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裂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時 上必欲內閣草敕。屢遣中官促之。於是楊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敕。儲奏曰。敕不敢草。 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敕不可草。 上曰。何不可。對曰。 陛下為君。乃自卑而例於臣。臣草敕。是以臣名君。故不可。 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敕。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

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勑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 上亦悟。察其誠。擲劍而起。不復促草勑。既而禮部廷議建儲之時。朱寧陰受寧王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朝臣各陰有所主。梁儲正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鑕矣。邪謀豈可聽狥。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鴻儒。亦助其言。議遂寢。○韃靼擁衆深入陝西固原清虜臨洮鞏昌秦州等地方。殺掠而去。

七月丙午。 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羣臣知送者五十二人。丁未。 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

駐蹕宣府

初江彬勸　上幸宣府治行宮越歲乃成糜費不可勝計復肇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　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遂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　上遠出及既處居肅仍戒守者勿令京朝人來往蓋　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為家至是更以宣府為家矣

九月戊戌朔駐蹕大同

先是鎮守太監馬錫以總兵萊林事爲獻遂爲都督府居焉又奪都指揮閔山指揮楊俊宅置店二所以爲酒肆勅日官食與子　上至偏頭關時軍餉至將近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專仁道亡有放者左右不放歸

南贛巡撫王守仁上議以為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

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皆非科取於小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既浚其膏也外已竭而闢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罷復廣鹽者爲定例從之

十一月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幸欽女戊寅 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文水諸州縣

十二月戊子駐蹕太原

先是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　楊妻劉　女長之及是復召見大得寵

上在榆林

巳卯正德十四年正月、上發太原壬子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具輦郤弗御

二月壬申還京師

三月有旨南巡時 上意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覩中土繁麗人情洶洶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于是翰林及諸部司屬咸起而諍之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同疏入考功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

疏進入、太醫院士高鏊以醫諫、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員外馮涇、兵部郎中孫棨、刑部郎中顧崇等本部僚合疏入、又明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叙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並連名疏入、於是　上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高鏊於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馮涇、孫棨、顧崇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叙、余廷瓚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於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

是爲變故明駛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於胸以死諫於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謫外任謫福建市舶副提舉等官餘俱罰俸六個月

是役也舉朝以死諫車駕遂不果出士氣少振而何隊亦少沮矣

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高叅發充軍鞏震良勝潮九川俱爲民林大輅周叙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涇十餘人駕遂不果出○以王鴻儒爲南京戸部尚書○

福州軍亂

福建福州軍亂時左右中三衛軍人進貴張元保等二十餘人因月餉久缺兩

賊擁入左布政伍符衙內、要將符殺死、將符已陞都御史脫走、遂將符子伍三、及經歷顏玉、驛丞梁繼道用繩背綁驅逼軍前行走、擇日殺死祭旗、進貴等僭稱大總兵等名號、餘各分爲隊伍、鎖閉城門、斷絕來往、鄉官居民之富者、盡行打劫、逼要鎮守尚太監銀二萬兩、三司等官、前致仕尚書林瀚、都御史林廷玉等、前去賊營撫諭、不聽、復糾集林銘等、盟誓刻期攻打延平等處、進貴等以鎮守府前參隨發兵關元寺屯駐、有軍人姚壽鐘通等、率衆赴義、擒賊、各賊卒不相認、惶懼、進貴縊死、葉元保、躲入九仙觀、藏匿、被軍人張齡等用鎗搠戮、廟屋

頂板跌下就同姚壽綁縛餘黨星散

五月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顒壽戒飭寧王宸濠先是宸濠見　上巡遊東宮久虛令典寳萬銳盜賂諸奸佞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燒香爲名幸葷萬一成得自取既而寧府典寳閻順內官陳宜劉艮上變告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查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徧遺諸權奸佞幾殺順等於是逆謀益急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羣盜凌十一閔廿四吳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刼時奄畢眞鎮守浙江約起事爲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

及南贛洞蠻是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劉吉萬銳日夜與宸濠謀恐起事以反名人心未服何一日晏駕大位未定乘變卽起萬一事成矣乃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踪跡大露朝野皆知宸濠旦夕必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日夜防備托禦他寇爲名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建安義鄉者盜賊淵藪割近地開新縣饒撫二府罷兵備燧曰後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犄角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廣信

横峯、青山、諸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於外府、宸濠亦知燧意、遲回不敢發、燧見逆謀急、又結中朝諸權倖、恐變起內外不可測、屢疏密言宸濠必反、盡爲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卽達上、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壁謝、燧不得已、乞休、又不從、積憂勞數月、鬚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廿四、出沒鄱陽、剽行劫、燧與按察使、許逵謀、先召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燧欲捕此三賊、剪羽翼、出不意、自江外掩捕三賊、夜大雨風不克濟、三賊走至宸濠林墓中、

竟不可踪跡。濠大集舟師會城、期勦逆賊、亦以防變。宸濠恐賊覆於己、乃謀去孫燧以息事。復令南昌生徒保舉孝行、挾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轉奏乞朝廷賜勅嘉獎。宸濠差人齎金賄於臧賢處、分餽權要。命所差人曰、事在司禮監。汝與蕭敬言、事成即與陸公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來。梁辰可、湯沐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寵日隆。太監張忠、附馬與錢寧有隙、常欲借彬以傾寧。至是孫燧等奏至、忠因奏於 上曰、朱寧與臧賢交通寧王、謀為不軌。爺爺不知乎。奏內稱寧王孝、譏爺爺不孝也。稱寧王早朝勤政、譏爺爺不朝也。

上疑之、寧王之謀復護衛也、太監張銳亦受其賄、楊
廷和為乘間　旨令知寧王有反謀、且知　上入張忠
言、銳乃與楊廷和言、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　上知
濠差人留京師、令太監韋霦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
見有常、無敢期者、今故違、非制、應治之、於是御史蕭淮
上言、近奉勑旨、王人無事不許延留京師、臣有窺　陛
下微意矣、竊見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潛
謀不軌、官校交通、積有年矣、如致仕侍郎李士實等皆
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亟勑錦
衣衛、凡濠黨與逮繫至京究治、以快人心、前鎮守太監、

畢眞等、首保濠賢行、及請前後附勢者、宜坐名罷削布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急起用、庶人知順、逆禍變可弭矣、疏入、忠彬等、欲内閣降勅、切責鎭巡、不宜保舉、以抑之、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等、又復交章、廷和恐禍及、將密計差官、勸諭寧王、上護衛自贖、時兵部尚書王瓊、在部未散、駙馬崔元、令家人王秀、趨閤曰、適閤錦衣衞、宣召駙馬、明早赴闕、何事也、瓊曰、不知、及散衙、過廷和宅、入閤門、適閤宣召崔駙馬何事、廷和佯驚曰、果何事乎、瓊笑曰、先生欺我耶、廷和忸怩曰、宣德閒、趙府有異志、命趙駙馬往諭、事得息、今遣崔公、亦

校改

此意也且華其衛幸勿泄珵曰止此而已乎曰然明旦珵至左順門崔元入内元勑若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顔頤壽往諭華還護衛等語珵曰此大事安宜諭文武羣臣而後遣況非密而可密行乎廷和濬恨不能違乃罷崔元等不行翼日宜文武百官諭遣官意然後行〇加王珵少保兼太子太師

六月丙子宸濠反巡撫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死之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華護衛以為必擒治寧王王府偵卒在京師者即飛報王崔駙馬等

差將在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三日徐華者巳到南昌見王催王生日宴鎮巡三司報曰崔駙馬等官兼程來矣不知何事王大驚昔日擒荊王時差太監蕭敬駙馬蔡震都御史戴珊過南昌寧王親見之遂以此來爲擒我也既罷宴密召劉養正夜議所處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凌十一等伏府中待旦即夜遣人急召士實人宸濠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巳及旦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各官入謝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燧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

曰天祚睹居汝獨不知耶燧益憤應曰安得妄言取次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燧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曰天亡二日民亡二王宸濠遂縛燧許副使奮起爭曰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侮無禮又縛許副使曰汝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且縛且罵賊極折燧左臂併許逵殺惠民門外時烈日中忽陰曀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遂執鎮守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并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胡濂參政陳果劉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賴鳳指揮許金白昂並械繫於獄偽置官屬以劉吉涂欽萬銳等爲太監李士實爲太師

劉養正爲國師王春爲尚書及十一等爲都指揮急走人令舉眞反杭州爲應已而主事馬思聰參議黃宏皆憤恨不食而死參政王綸季斅僉事潘鵬師夔布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俱聽役使其所親婁伯靜則四出收兵○宸濠兵攻陷南康九江知府陳霖汪頴及兵備副使曹雷俱棄城走宸濠令賊閔廿四吳十三等帥衆五萬餘人奪官民船萬餘艘順流攻南康南康知府陳霖遁走城遂破進攻九江九江知府汪頴及兵備副使曹雷亦遁走九江人開城門納賊兵宸濠令[illegible]守之○睿聖獻皇帝殁

秋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保却之初宸濠在南昌未出據僞大號改年順德李士實劉養正勸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布詔士實遂與養正造僞檄指斥朝廷謂武宗以昌穀郎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蓄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之事靡不樂爲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宣府稱爲家裡寶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贓錢又嘗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又謂既奪爲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爲

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
如前所為也乃留宜春王拱樤典寶萬銳等守南昌僞
勑劉吉提督軍務參政王綸參贊軍機分諸賊為五哨
一百四十隊宸濠自以妃嫂世子登舟欲直取南京經
安慶知府張文錦都督指揮楊銳指揮崔文令軍士鼓譟
登城大駡之宸濠怒遂駐師安慶戊戌攻城不克庚子
復攻又不克甲辰以天梯攻之又不克安慶守益堅以潘
鵬安慶人令鵬遣家人持書入城諭降楊銳手斬之支
解其屍投城下以徇張文錦即誅鵬家賊勢遂怯○遣
太監蕭敬與兵部尚書陸完錦衣衛都指揮朱寧下鎮求

衛獄尋釋敬言宵合詞論蕭敬奏用盧明陸完錢寧臧
賢與宸濠交通皆逮下獄侍蕭敬罰銀貳萬兩贖免仍
掌司禮監○提督南贛軍務副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
賊及宸濠戰於鄱陽湖擒之初王守仁欲賀寧王生日
自南贛舟行道經豐城豐城知縣顧泌以宸濠反狀奔
告守仁守仁倉卒避禍遂棄所乘座船以小舸欲還南
贛覩變行至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募兵討賊已集又遣
人走約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
珣各率兵來會未至有致仕都御史王懋中迎沮守仁
毋回南贛即留吉安倡率舉事守仁遂與知府伍文定

徐璉、戴德孺、邢珣、通判談儲、胡堯元、童琦、推官王暐、徐
文英、新淦知縣李　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
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大會於樟樹鎮、及奏留復命御
史謝源、伍希儒紀驗軍功、宸濠攻安慶不克、士實等勸
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猶豫未
決、時進賢知縣劉源清已斬賊黨數百、餘干知縣馬津
亦方率兵擒賊、江西人心原非附宸濠者、守仁惟宜分
兵截賊歸路、而以大衆徑趨安慶迎賊、以牽制其北上
勢必成擒、綠諸兵皆利南昌城中財物、欲攻南昌、守仁
亦以攻南昌、即可邀功、克復、遂進兵南昌、南昌人龍

宸濠之敗實文定之功

於賊黨開門迎候諸兵佯爲攻城破之守仁入城擒宸
春王拱樤典寶萬銳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寧府宮中
眷屬皆自焚諸兵乘亂大肆屠戮焚燬搜劫民間金帛
殆盡宸濠府庫珍玩寶物爭取無餘伍文定鬪城中兵
亂遂促哨兵先赴追濠邢珣從之守仁亦統入城諸兵
急出鄱陽湖宸濠聞南昌報即欲歸援乃移泊于樵舍
兵二萬先趨南昌與我兵遇於黃家渡伍文定邢珣等
夾擊之賊大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鬚爲砲
火所燎乃鼓諸兵殊死戰奮斬賊首與十三賊衆敗走
宸濠是保未令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

柴乘風縱火焚之文定諸軍乘風火入寧軍賊大敗知縣王冕率兵直前遂執宸濠而妻婁妃遽投水死宸濠世子大哥及李士實劉養正劉吉王綸等皆就擒以解守仁初宸濠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坐檻車哭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悔恨何及○方宸濠反息至京諸大臣驚懼以為濠事十成八九兵部尚書王瓊先為王守仁奏請提督軍務玆欲見功遂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在汀贛擬南昌上流且夕且縛宸濠諸公無恐時巡撫南直隸都御史李充嗣聞江西變未得寔奏曰待勘報得實另來兵部尚書王瓊即入奏命多官擬

於左順門曰寧王素行不義今卒反不足慮急宜降
勅令王守仁南贛提兵來湖廣巡撫秦金扼黃州李充
嗣守安慶檄江西浙士能擒反者封拜侯爵王如釜中
之魚安能爲乎更宜遣大將將兵三千直趨南京以奉
天討後果如瓊所料

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時王守仁擒濠
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擒濠之
策而　上欲假親征南遊太監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
敗又欲因此邀功　上出師駐蹕良鄉而守仁捷奏方
至　上令追回待至南京另奏中途梁儲蔣冕以宸濠

就擒江西巳寧屢請廻鑾不聽

九月　上發京師至涿州留太監張忠私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於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脅從今爲窮廹所激姦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官者○○○○○○○○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

二人之功 [illegible]

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

上至南京。命張忠等同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宸濠餘黨。給事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濫誅戮以爲功。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按朱泰卽許泰。朱暉卽劉暉。邊將賜姓也。

擢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府知府邢珣爲右參政。以擒宸濠功也。先是宸濠反。江西諸司無

官者三閱月至是始銓補○改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

王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自幼聰明才辨權略登進士授兵部主事值劉瑾亂政以言事謫驛丞貴州瑾誅復起累遷至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等處軍務屢平劇盜至是復倡義討平寧藩之變勳業著陞

深能持正

庚辰正德十五年正月、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

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尾從彬特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時山西喬宇為南京兵部尚書、銜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為重宇持正而鎮之以

訴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來詰於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覓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而奏彬計遂不行

必請面奏則斜封墨勅斷難從行矣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珤侍講學士李廷相爲考試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 上南巡故未廷試

三月楊廷和毛紀題請廻鑾舉大禮以安人心切惟大祀之禮行於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

在二月二日禮見即將祔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爲非宜
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　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
旣久政務悉廢嚴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
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
出施行伏望亟賜旋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
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有他虞不報
五月江西大水○秋　上駐蹕南京旣久復有遊覽杭
泛江浙泝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
蔣冕自執章奏懇請回鑾泣跪於行宮門外自未至酉
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

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閏八月　上詣孝陵受江西俘遂旋蹕發龍江壬寅漁於江口次日如瓜州州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焉入書室取冊府元龜文獻通考以進又明日飲於其第樂作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爲易數字一清厚有所獻　上大悅及駕還凡五幸焉又幸故大學士靳貴第時柩在堂　上臨撫嗟悼之命所從番僧爲誦經薦福庚戌發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癸丑

上至揚州仍寓總督府丁巳撫按等官設宴慶功用金

此獄寧叔且獄俘旋功與永令守仁重上捷音入奏人名于疏内上之始

鈔附各二軸一旋帳絲帛若干疋其餘折價以進戊午癸楊州庚申上至寶應復漁於范光湖鎮守等官丘得索貢物不得以獲索縶知府蔣瑤辛卯駐蹕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等進賀功金牌花紅等上戎服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學入取學宮通鑑諸書以出遂宿故尚書金濂第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上自泛小舟漁於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

十月上自南京班師凱旋駐蹕通州宸濠及逆黨宗室拱樤等皆伏誅先賜自盡乃燔屍揚灰

十一月庚申執吏部尚書陸完至行在是日復執通濠

逆忠杜裕李英羅明秦用趙秀蕭敬錦衣指揮薛璽陳

喜御史張鰲山東布政使林王茂等下錦衣獄○詔以

兵部尚書王瓊爲吏部尚書○起胡世寧爲湖廣按察

使未抵任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

濠謫戍遼東及宸濠反乃釋還鄉自便既而廷臣交薦

起之遂有是擢

世寧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贈少保謚端敏公

幼極艱貧而天性廉約仕垂四十年衣服飲食儉素

士也卒之日家無積儲廪無餘粟尤愛惜人才志存

經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愛國薦賢之心老而益

篤觀奏議十卷可見云

表議法龍之羅論

辛巳正德十六年正月、上還京加蔣冕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毛紀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召南京吏部右侍郎羅欽順爲吏部左侍郎欽順嘗上疏言久任良法而併及超遷之說大意以爲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超於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於後固無負其前之淹時不能用欽順江西泰和人官終南京吏部尚書以父老致仕家居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爲事足跡不履城市眞有鳳凰千仞之意所著困知記深明性理之學及古今儒佛朱陸之辯卒謚文莊

二月　上不豫寢疾於豹房

大閣要係
奄不救閣

三月十四日　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爲矣爾等與張銳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達　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誤非汝衆人所能與也俄而上崩於豹房敬進奔告　慈壽皇太后　移殯於大內是日傳遺旨諭內外文武羣臣以朕疾遲留儲嗣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　祖宗兄終弟及之義告於宗廟請於　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廟君臨天下又傳　慈壽皇太后懿旨命羣臣曰皇帝寢疾

癸酉已迎取興獻王長子來京嗣　帝位一應事務俱待嗣君至日處分於是司禮等監太監谷大用韋霦張錦內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以行初司禮監官以太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旣定入白太后取旨廷和等候於左順門頃之吏部尚書王瓊排掖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與聞耶衆不答瓊意乃阻是日又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定邊伯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

五城巡視御史各處所屬巡邏毋得怠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奉忠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還鎮革各處皇店管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等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以上數事雖奉 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於太后而行者皆中外素稱不便故釐革最先云

鄭曉曰 帝英武剛斷豁達雖屢巡遊而臣民無恐

兵輩將起而賦役不煩狎弄倖幸而果于用法不相假借大漸之際為天下得人竟開太平之治也○觀於正德之際而知天意之祚我皇明於永永也正德間瀕危者有數事焉逆瑾滔天八黨亂政無異於漢五侯十常侍唐元和甘露之黨而流賊之擾遍及於兩畿山東河南川蜀江西之境無異於漢黃巾唐黃巢元紅巾之亂也宗藩宸濠之變無異於漢七國晉八王之禍也召邊兵入京無異漢何進召董卓之釁也武皇之嬖幸盈朝政在臣下巡遊燕樂荒棄萬幾無異於秦隋漢唐之季也於乎前代有一于此未

此時縛之一勇士力耳不則放虎歸山其爲禍之勢殆難圖矣

或不亡正德朝叢是數者而國家安如磐石豈非天意恢我嘉靖之圖以鞏固 皇明于不拔昭然矣

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論死籍其家 上時不豫彬方入問安坤寧宮獻吻禮畢張永潛使人報知遂奔西安門以取西官廳文書爲辭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關者曰有旨留提督彬叱曰皇帝何在安所得旨乎手批門者守門人羣擁馬追者至遂縛之先是楊廷和與張永相善見彬懷大逆遂與兵部議稱團營官軍正該皇城諸門守禦邊軍離家日久不可再留卽放入城不許停住宿削彬之羽翼也至是因其至宮潛啓太后傳旨擒

拏并男深黨與不走一人彬妻楊氏其父亦蔚州衛指揮娶名娟生二女皆姝色一即彬妻性潑妬彬畏之不敢置婢即妻時與泰與錢寧有枕席之歡彬亦不敢問楊生五子二女彬坐凌遲處死四子亦就戮二女與幼子沒入功臣家爲奴楊入浣衣局 太后下制暴彬罪惡厚賞彬所部諸邊卒各散歸鎮籍沒彬家産與泰俱伏誅錢寧盧明藏賢並死獄中太監魏彬與彬姻親法宜補治而廷和力庇之謬以王巢大義滅親票旨仍令在司禮監管事如故

抄沒彬家産黃金七十櫃每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每櫃二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一十[illegible]

帝生於八月十五符武英廟再振太祖之

湯鍋四百箇餘物不可勝計與劉瑾錢寧相當也眞與富可敵國矣○昔司馬光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然自今日觀之不在官不在民皆在權貴貪黷之家也如正德末年抄没江彬家產黃金七十櫃每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每櫃二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一十箱金銀錫鍋四百箇諸物不可勝數夫以此項錢財使移之於賑民則可以得民之心移之於餉軍則可以倍軍之氣而乃藏之於權幸私家以致百姓困窮府庫空虛奚其可

上興獻王長子憲宗純皇帝孫也憲宗生皇子十長孝宗敬皇帝次興獻王次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榮王弘治甲寅興獻王受封之國湖廣安陸州正德丁卯八月十五日上生於興邸誕聖之日宮中紅光燭天遠近驚異時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野己卯六

月王薨謚曰獻、上受勅嗣理國事府中肅然至是年十有五矣時　上無子儲位久虛南北驛騷中外人心已有所嚮往、上臨崩遺詔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　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時三月丙寅也丁卯司禮監太監谷大用韋霦張錦內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齎捧勅諭金符趨安陸藩府迎　上戊寅諸臣至安陸捧進遺詔　上候迎府門外至承運殿開讀畢　上陞座乃進金符　上覡授之奉迎諸臣覲　上天表乃相[illegible]

嘆曰帝王自有真也

四月壬午　上辭興獻王寢墓成拜慟哭伏地左右扶而起仍周旋顧瞻不忍舍去再拜慟哭從官莫不感泣癸未辭聖母嗚咽涕泣不忍遽離聖母曰吾兒此行荷付重任愼無輕言　上曰謹受教駕發安陸安陸民人無老幼皆攀戀扈從承奉張佐戴永長史袁宗皐指揮駱安等凡四十餘人　上戒以沿途務安靜無擾經過諸王府設供饋悉謝不受勅有司膳饈廩止用常品其諸凡珍異皆却之行殿朴質輒喜有過侈者輒去不視諸沿道倉卒不及辦亦弗問及渡河父老喜躍相告

曰昔我聖天子初生之年河清三百里者三日嘗聞黃河清聖人出今果然矣壬寅車駕至良鄉癸卯至京城外駐蹕行殿初禮部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 上覽之謂長史袁宗皐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所具云何至是大學士楊廷和等請 上如禮部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魏國公徐鵬舉率文武官民等三上箋勸進 上從行殿受箋日中由大明門入遣武定侯郭勛告天地建昌侯張延齡告宗廟社稷 上親告大行皇帝几筵謁見 慈壽皇太后武廟皇后憲廟皇妣畢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遂頒詔以明年爲嘉靖

元年大赦天下時久旱俄而大雨沾漑及是忽霽萬象咸新百官稱慶識者知其爲中興之兆云

五月初八日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葬康陵○少師大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

儲立朝四十餘年多自蔽掩不誇其功不言人過失施德於人不責報有庇其德反操戈者亦不較諺言至居之恬然遇臨大節則屹不可奪威武大將軍勅書式不草上纂藩請地片言尼之優游然無跡度量含宏真要師德王旦之倫大臣中未易得也

諭屈從功以袁宗皋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其餘陞秩有差○殿試庚辰年中式舉人禮部奏武宗喪

禮事宜從簡、上御西角門發策問賜進士三百三十
人○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端本正始疏一養聖德二正
聖學三勤聖政 上嘉納之
六月江彬伏誅○議大禮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
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
丹善其合禮今 上宜以孝宗為考而稱興獻王為叔
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稱益王為叔
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
紀復言程頤濮議最為得體與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
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不報○張璁疏言時議

欲考孝宗而叔輿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濮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 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稱輿獻以皇叔鬼神旣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爲 皇上臣乎請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輿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禾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 帝喜曰此議出吾父子獲全矣因諭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

帝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敕曰卿等所言亦是但罔

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叔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所生者爲伯叔不啻降其服且異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勑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遊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諭祭蔭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取復職陞用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華武職凡正德年間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二百九十九員名兵部尚書彭澤覆奏盡行革退積年宿蠹一旦頓清 上登極三日即諭閣臣曰朕入繼大統雖未敢顧私恩然母妃遠在藩府朕心實切懸繫可述

遣官奉迎。于是遣太監秦文等捧箋詣安陸蓋。 上自在途時思離聖母輒涕泣。故有命及聖母至。遂命議入門禮儀。初議由東安門。再議由大明左門。 上不從。命由大明中門入謁廟。朝議譁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非婦人所宜入。張璁以決不可由旁門入。古者婦三月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九獻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入。及聖母至通州。 上命備法駕儀奉迎。禮部奏所王妃鳳轎儀仗。不從。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聖母聞朝議以 上爲慈聖皇太后子。曰。安得以我子爲人子。從駕諸臣迎見聖母。曰。爾輩已極寵榮。何興獻王尊號猶未

定也因留通州不肯入。上涕泣啓慈聖皇太后願避位躬奉聖母歸藩羣臣惶懼大學士楊廷和等以興獻王稱興獻帝母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皇太后於是聖母至由大明門中門入。上候迎於午門入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下勅諭曰罔極之恩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興獻太皇帝聖母稱興獻太皇后廷和言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稱是悖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必不塞責 帝曰朕奉昊天至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加皇字毋爲拒辭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 帝

曰慈壽皇太后懿旨云皇帝婚禮將興其加興獻帝后皇字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旨廷和等乃乞罷歸不報○除張璁南京刑部主事先是 帝下大禮或問於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於吏部尚書喬宇曰後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廷和銜璁授意吏部除爲南京主事尚書石瑤諭璁曰愼之必大禮終當行也廷和泣告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爲大禮旣難我也璁鞅鞅而去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二十八終